

§ 東遊記(15)/塔克西拉(Taxila)(8)地下勢力

塔克西拉城北的舊道，早已不在商旅的行程之中。



那是一條被時間遺忘的路。碎石鋪就的地面被風沙啃噬，兩側是低矮卻盤根錯節的灌木與歪斜的無花果樹。再往裡走，丘陵漸起，林木變密，連鳥鳴都顯得稀疏而警惕。

畢達哥拉斯原本就打算離開城區。

市集上的視線太多了。權力的氣味太濃，對白雪來說並不安全。

他沒想到，對方來得比預期更快。

馬蹄聲在後方響起時，他就已經知道這不是偶然。

那不是巡邏的節奏，而是刻意控制速度、避免驚動獵物的步伐。

「主人……」白雪低聲開口，聲音不自覺地縮緊。

她聞到了。

那股氣味再次出現了，混雜著人類的慾望、怒意、與某種被法術催動的躁動。像腐敗的酒，甜膩而刺鼻。

畢達哥拉斯沒有回頭，只輕聲道：「繼續走。」

馬蹄聲靠近，最終在十步之外停下。

「外來人，」熟悉的聲音響起，這一次不再掩飾，「你似乎不太明白，我說『再遇到』，不是邀請。」

Virasa 坐在馬上，衣袍換成了便於行動的深色織布，腰間佩劍，目光毫不掩飾地落在白雪身上，像是在確認獵物是否完好。

他身後跟著七名侍衛。

其中五人是武裝護衛，兩人則披著異樣的長袍，其中一名額頭刻有細小符印，眼神渾濁卻專注，雙手指節泛紅，像是長期操縱火氣與役靈之人。

白雪下意識後退半步。

Virasa 立刻注意到了，嘴角勾起。

「你看，她自己也知道，」他語氣近乎愉悅，「這種東西，不該交給你這種只會講秩序的男人。」

畢達哥拉斯終於轉身。

「你跟到這裡，」他平靜地說，「不是為了談條件。」

「當然不是。」Virasa 下馬，踩在碎石上，「我已經付過價了——稅、許可、沉默。現在，我只是來取貨。」

他抬手。

兩名侍衛立刻上前，試圖包抄。

就在那一瞬間，白雪的耳朵微微顫動。

她不是人類。

她聽見了林中風的變化，聽見了某種不屬於自然的低語。那名法術師已經開始結印，地面的塵土隱隱發熱。

「主人……他在燒氣。」她低聲急道。

畢達哥拉斯點頭。

「很好。」

他轉身，開始往林中深處走。



那不是逃跑，那是引路。

Virasa 一愣，隨即冷笑出聲：「你以為林子會保護你？」

「它不保護任何人。」畢達哥拉斯頭也不回，「但它會放大錯誤。」

他們進入林中。

視線迅速被樹幹切割，隊形被迫拉長。侍衛間的距離開始失衡，馬匹被留在外側，風聲變得不規則。

就在此時，畢達哥拉斯停下。

「現在。」

他腳下一轉，整個人如繩索繃緊後猛然釋放——

第一名衝上來的侍衛還來不及舉盾，胸口便遭到重擊。那不是拳，而是肩、肘、腰同時發力的整體撞擊。骨骼碎裂的聲音在林中顯得異常清晰。

第二人試圖從側面揮刀，卻被一腳踏入膝窩。

腿骨反折。

慘叫尚未出口，喉結已被鎖住，聲音斷在空氣裡。

「法師！」Virasa 怒吼。

那名符印法術師猛地張口，吐出灼熱的氣息，火紋沿著地面竄行——

畢達哥拉斯卻早已不在原地。

他貼著地勢移動，借樹幹遮蔽，繞到法術師側後。

手起。落下。

不是打頭，而是打在鎖骨與肩胛交會處。

那是專門讓人「再也舉不起手」的位置。

法術中斷，火氣反噬。

那人倒在地上，抽搐，符印因痛苦而扭曲。

剩餘的侍衛開始潰散。

Virasa 終於意識到不對。

他拔劍，卻發現畢達哥拉斯已站在他面前。

近得不能再近。

「你……你到底是什麼人？」Virasa 聲音發顫。

畢達哥拉斯沒有回答。

他一拳擊中對方腹部。

不是致命，卻足以讓所有囂張從肺裡被擠出去。

Virasa 跪倒在地，嘔吐、咳嗽、抽氣，像一條終於離水的魚。

畢達哥拉斯抓住他的頭髮，迫使他抬頭。

「你犯的錯，不是貪。」他語氣低沉而冷靜，「是你以為，這世界沒有你不能碰的東西。」

他鬆手。

Virasa 重重倒在地上，昏死過去。

林中只剩風聲。

白雪站在不遠處，臉色蒼白，卻沒有哭。

她只是慢慢走過來，蹲下，看了一眼那個曾想奪走她的男人，輕聲說了一句：

「好噁心。」

畢達哥拉斯伸手，替她把散亂的髮絲整理好。

「走吧。」他說。

他們沒有回頭。

而在那片密林裡，惡人留下的，只剩斷裂的野心與無人會問的下場。

§



林中的血腥味散得很快。

風向對了，腐葉與塵土便會替一切掩埋。對多數人而言，那裡只是一處「不適合久留的地方」，不會有人追問為什麼。

但塔克西拉不是一座只靠白天運作的城市。

當夜幕降臨，城牆內外，還有另一套秩序開始流動。

在城西，一間表面上販售藥草與香膏的小鋪裡，燈火直到深夜仍未熄滅。櫃檯後的老人正慢慢研磨乾根，動作穩定得不像是在做生意。

門被推開。

沒有敲。

來人披著灰色斗篷，腳步輕得像是刻意不留下聲音。

「說。」老人沒有抬頭。

「Virasa 的人，」來者低聲道，「七個。兩個再也用不了手，三個斷腿，一個內傷，一個不知死活。」

研磨聲停了一瞬。

「動手的人？」

「一個外來者。」來者頓了頓，「徒手。帶著一名白髮女子。」

老人終於抬起眼。

那不是好奇，而是某種久違的警覺。

「法師呢？」

「火氣反噬。」來者聲音壓得更低，「符印碎了。」

燈火微微晃動。

在塔克西拉，能讓役靈法術失效的人不多；能讓它反噬施術者的，更少。

老人沉默片刻，將研好的藥粉倒入布包。

「他們在哪？」

「北邊舊道，往丘陵的林子。」

「痕跡乾淨？」

「太乾淨了。」來者說，「不像逃，更像……試刀。」

老人輕輕笑了一聲。

那笑聲沒有溫度。

「那不是試刀，」他說，「那是量尺寸。」

§

同一時間，城南。

一處不屬於任何學院、也不歸王權明文管轄的地下庭院裡，三個人圍坐在低桌旁。

桌上沒有酒，只有水。

「Virasa 失手了。」其中一人開口，聲音沙啞，「而且是在他最擅長的地方——恐嚇。」

「那就不是意外。」另一人說。

第三人始終沒有說話。

他用指尖在水面畫了一個極簡的圖形——一條線，被三次折返。

「外來者，」他終於開口，「但不是流浪者。」

「你怎麼知道？」

「真正的流浪者，不會帶著『需要被保護的存在』進城。」他看著水面，「他在建立東西。」

這句話，讓其餘兩人同時沉默。

在塔克西拉，建立，本身就是一種宣戰。

「要處理掉嗎？」沙啞聲問。

那人搖頭。

「太快處理，只會讓城裡的人以為我們怕了。」

「先看。」

他收回手指，水面恢復平靜。

「讓他以為自己只是打倒了一個惡人，讓他繼續行走、購地、結交、施捨。」

他抬眼，目光冷靜而銳利。

「等他以為自己安全了，我們再確認一件事。」

「什麼事？」

「他究竟是過客，還是變數。」

§



而此時此刻，畢達哥拉斯正坐在庭院中，替白雪梳理長髮。

夜風溫和，城中一切如常。

只有白雪忽然輕輕抬頭，鼻尖微動。

「主人，」她低聲說，「今晚，有很多眼睛在呼吸。」

畢達哥拉斯的手停了一下，又繼續。

「我知道。」他平靜回答。

塔克西拉，終於開始回應他了。

那名男子是在傍晚出現的。

不是從大門，也不是翻牆。他就像本來就屬於那座庭院，在日影最斜、尼姆樹的影子剛好覆住水槽時，從牆邊走了出來。

白雪第一個察覺。

她正在晾曬布巾，尾巴在裙後輕輕擺動，下一瞬間，整個人卻像被什麼無形的線牽住，動作停在半空。

「主人。」她低聲喚了一句。

畢達哥拉斯抬頭。

那人已經站在庭院中央。

他穿著極普通的衣物，顏色低調，沒有佩劍，雙手空空，臉上甚至帶著一點過於自然的微笑。若是在市集中，你會以為他只是某個來借水的鄰居。

但他站的位置，正好在庭院的幾何中心。

不是巧合。

「抱歉，沒有先通報。」那人先開口，語氣溫和，「不過如果我敲門，反而顯得不誠實。」

畢達哥拉斯慢慢站起身。

「能走到這裡的人，」他說，「通常不是為了水。」

那人笑了笑。

「正是如此。」

他轉向白雪，微微欠身，動作禮貌而克制，卻讓白雪本能地後退半步。

不是因為敵意，而是因為——看不穿。

「請放心，」那人說，「我不是來看她的。」

這句話，比任何注視都更讓人不安。

畢達哥拉斯的眼神冷了些。

「那你是來看我？」

「不完全。」那人抬起頭，目光坦然，「我是來確認一件事。」

「什麼事？」

「你是否知道，」他語速不快，「你打倒的那個人，並不是城裡最壞的。」

庭院裡一瞬間靜得只剩風聲。

白雪的指尖微微收緊。

那人繼續說下去，彷彿在談論一筆帳目：

「Virasa 的問題，不在於他貪，而在於他不懂遮掩。這會讓很多人不舒服，包括我們。」

畢達哥拉斯沒有接話。

「你替這座城做了一件事。」那人說，「所以今晚，我不是來找麻煩的。」

他停頓了一下，補上一句：「至少現在不是。」

白雪忍不住開口，聲音帶著狐族特有的輕顫：「那你們以後會嗎？」

那人看向她，這一次沒有任何侵略性的意味，反而像是在看一個不屬於人類分類的變數。

「那要看，」他回答得很誠實，「你們打算在這裡待多久。」

畢達哥拉斯終於開口。

「如果我們只是過客呢？」

那人點頭。「那麼這座城，會對你們非常寬容。」

「如果不是？」

那人輕輕呼出一口氣，像是早就等著這個問題。

「那麼，」他說，「我們會開始計算，你們會影響誰、改變什麼、以及值不值得留下。」

這不是威脅，這是評估。

他從懷中取出一枚小小的陶片，放在水槽邊緣。

上面沒有名字，只有一道簡單的折線，三次轉折。

白雪看到的瞬間，耳朵猛地一動。

那不是符印，卻讓她感到一種古老的、不屬於單一族群的秩序感。

「如果你想找我們，」那人說，「帶著這個，去城南，第三口廢井。有人會知道你是誰。」

他退後一步。

「另外，」他像是想起什麼似的補充，「今晚之後，短時間內，不會再有人明目張膽地打她的主意。」

白雪鬆了一口氣。

下一瞬，那人已經轉身，走向牆邊。

「等等。」畢達哥拉斯叫住他。

那人停下。

「你們到底是什麼人？」

那人沒有回頭，只留下最後一句話：

「我們不是統治這座城的人。我們只是確保沒有人以為自己在城裡可以為所欲為。」

風起。

庭院裡，只剩下陶片與夜色。

白雪拉住畢達哥拉斯的衣袖，小聲說：

「主人，他們好吵……但不是壞的那種吵。」

畢達哥拉斯看著那枚陶片，良久，才低聲回應：「是的。」

「他們是秩序的陰影。」

而陰影，既不屬於光，也不屬於黑。

它只存在於——有人開始改變世界的時候。

§



城南第三口廢井，在白天看起來只是塌了一半的石圈。

井口覆著破木板，周圍長滿雜草，偶爾有孩子丟石頭進去，聽回聲取樂。沒有人會在那裡久留，因為風總是往上吹，帶著一股說不清的冷意。

但在夜裡，那裡是入口。

井底並沒有水。

而是一條向側面延伸的石道，牆面經過反覆修補，留下不同年代的痕跡——粗糙的、精細的、甚至有刻意抹除的舊符痕。

此刻，石道盡頭亮著三盞燈。

燈下坐著六個人。

不是圍成圓，而是刻意錯位，彷彿避免形成任何「中心」。

那名曾到訪畢達哥拉斯庭院的男子站在一旁，沒有入座。

「確認過了。」他說，「不是雇傭兵，也不是王權的人。」

「那他是什麼？」左側一名女人開口。她聲音低而穩，手指敲著石桌邊緣，「能徒手廢掉 Virasa 的人，不可能只是旅者。」

「他沒有殺人。」另一人反駁，「這一點很重要。」

女人冷笑了一聲。

「不殺，不代表不危險。」

坐在陰影最深處的老者抬了抬手，示意他們暫停。

「爭論之前，」他慢慢說，「先釐清一件事——Virasa 倒下，對誰最不利？」

短暫的沉默。

「對他父親。」有人回答。

「不只。」老者搖頭，「對所有習慣用恐懼維持秩序的人，都不利。」

燈火微微晃動。

那名站著的男子補了一句：「而且，他不是被當眾擊倒的。」

「這才是問題。」女人立刻接上，「乾淨、無目擊者、沒有宣告——這種人，一旦選擇行動，代表他不需要觀眾。」

她抬眼，看向老者。

「我主張處理掉。」

石室裡的空氣瞬間收緊。

「理由。」老者說。

「他帶著那個白髮女子。」女人語氣變冷，「她不是人類。你們都感覺到了。」

幾個人同時皺眉。

「一個不屬於我們分類的存在，」女人繼續說，「加上一個能無聲破壞既有恐嚇體系的男人——這不是變數，是裂口。」

「但裂口也可能是出口。」另一名年輕些的男子反駁。

「你想收編他？」女人轉頭盯住他。

「不是收編。」那人搖頭，「是觀察，甚至合作。」

她嗤笑。

「你想把一個不聽命令的人，放進我們的秩序裡？」

年輕男子沒有退讓。

「你以為我們現在的秩序，還能維持多久？」

這句話，讓石室再度安靜。

老者閉上眼睛，像是在衡量什麼。

「說下去。」

「Virasa 的存在，」年輕男子語速加快，「本來就是一顆腐爛的釘子。我們一直知道，但沒拔。」

「因為拔了，會流血。」女人冷冷道。

「而現在，」那人說，「有人替我們拔了，還沒讓血濺出來。」

他停頓了一下。

「這代表，他的『秩序感』，和我們不完全衝突。」

女人站起身。

「你在賭。」

「是。」他坦然承認，「但我們已經太久沒賭過了。」

她轉向老者：「你怎麼看？」

老者睜開眼。

他的目光，沒有情緒。

「他留在城裡多久？」

「已購地。」站著的男子回答，「而且，準備設立慈善機構。」

這一次，連女人都沉默了。

「慈善……」老者低聲重複，像是在咀嚼這個詞。

在塔克西拉，慈善是最危險的行為之一。

因為它會動到最底層，會讓人開始比較、期待、甚至質疑原本的安排。

「這不是過客。」老者終於說。

女人的嘴角揚起一抹冷笑。

「那就更該——」

「不。」老者打斷她。

他慢慢站起身，拄著拐杖走到石室中央。

「現在動他，只會證明一件事。」

「什麼？」

「證明我們害怕改變。」

這句話，像一把鈍刀，慢慢割進每個人的心口。

老者環視眾人。

「分歧我看到了。」他說，「所以下不下結論。」

女人皺眉：「那你要怎麼做？」

「分派。」老者回答。

他轉向那名年輕男子。

「你，負責接觸與理解。」

又轉向女人。

「你，負責監視與準備。」

最後，他看向站在一旁的那名使者。

「而你，」他說，「回去告訴他——」

使者微微低頭。

「告訴他，塔克西拉沒有忘記他做的事。但也沒有決定，要怎麼回應。」

燈火一盞一盞熄滅。

地下勢力，第一次不是以一致的意志運作。

而是在畢達哥拉斯這個名字尚未被說出口之前，就已經出現裂縫。

同一夜。

白雪忽然從睡夢中驚醒。

她坐起身，耳朵豎起，尾巴緊緊蜷著。

「主人……」她低聲喚。

畢達哥拉斯睜開眼。

「怎麼了？」

「有人在想你。」她皺著鼻子，「而且不是同一種想法。」

畢達哥拉斯沉默了一會兒，然後笑了。

那不是輕鬆的笑。

「那就表示，」他說，「我已經站在正確的位置上了。」

夜色深沉。

而塔克西拉的地下，第一次為一個外來者，出現了不同的未來路線。

§ 待續…